

宁波的雪

■冯志军

说起宁波的雪，难免感慨。宁波人爱雪，但宁波不常有雪。

记得去年过了立冬的那几天，出门近20摄氏度，微风、暖阳、薄衫以及肆无忌惮吃着冰激凌的小孩儿，日子似乎还在“春日”中闲逛，这样的天儿，雪是不屑的。

回想起在凉山支教的时光，那里五月还会下雪，年尾依旧艳阳高照。年前和同事聊起，她恼：唉，得早点灌腊肠了。彝族新年时杀的猪，猪肉放段时间再灌肠更好吃。往年那时，他们不愁肉放在外面会变质——天儿阴冷，云层里的雪眼时隐时现，戏弄着飘些雪屑下来落在屋外的肉上，小孩儿鼻子和脸蛋冻得通红。还在年前，天笃笃定定冷着，雪按部就班下着，人们安安心心忙着。至于灌腊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可等。凉山人也爱雪，海拔1750米的日照铸就了他们古铜色的皮肤和坚韧的个性，眼神、语言、笑容都如雪般清透明澈，他们和远处高山山顶上的积雪一起，也盼着第一场雪。

降温的第一天，冰点，有雨云，于是人们就有了对雪的向往。

宁波是有多久没正儿八经下雪了呢？很大的那种。一般，下雪预告发生在某个下午，天阴沉沉的，穿着老棉鞋的脚踏在地上，脚指头突然被咬住了，生疼——是要下雪了？人莫名兴奋，破布似的天，也有些可爱了，它们正酝酿一场伟大的雪。

孩子最敏感，在操场上奔跑时也不忘看天，哪怕只一片两片三四片的雪花下来，也逃不过他们的眼：下雪啦下雪啦！他们奔走相告，惊动了还在上课的孩子、讲得正欢的老师、公交车司机、筑路种草的工人、周边楼群的居民、办公楼里的职员，更是惊动了还在天上观望的云，它们像是耍炫耀，把雪一股脑儿从天上倒了下来，“烂雪片烂雪片——”老师们用仅有的经验辨别：“这雪怕要大，孩子们，今晚没作业，好好去玩雪吧。”

老师、孩子，和千万从忙碌的工作中、琐碎的生活里探出头停下的人一样，他们对这飘洒的雪盼了许久，像盼连续加班后突如其来假期，像埋头作业许久突然被告知要去郊游，像很久没有恋爱突然遇见一个心动的人……

有时，雪就只下几片，宁波的雪大抵如此。只把孩子们的魂儿勾出来，看他们伸舌头舔食飞雪，想象着雪的味道，也想象着雪覆盖校园的白茫茫。就只这么几片，垂在浓郁茂盛的三叶草上，躲在不肯落下的杨柳后，住进将开未开的迎春花里……化作小水珠，阳光挪揄下，更让人觉得刚才只是做了个短梦。

有时，雪下得斯斯文文，在人们吧？等所有下班的人回家了，才开始大片地纷纷落下。最爱看雪飘在路灯下，它们斜着身，黄暖的灯光和雪一起落在行人的头发上、肩膀上、眼睫毛上，凝集融化成家里那束微黄的灯和家人期盼的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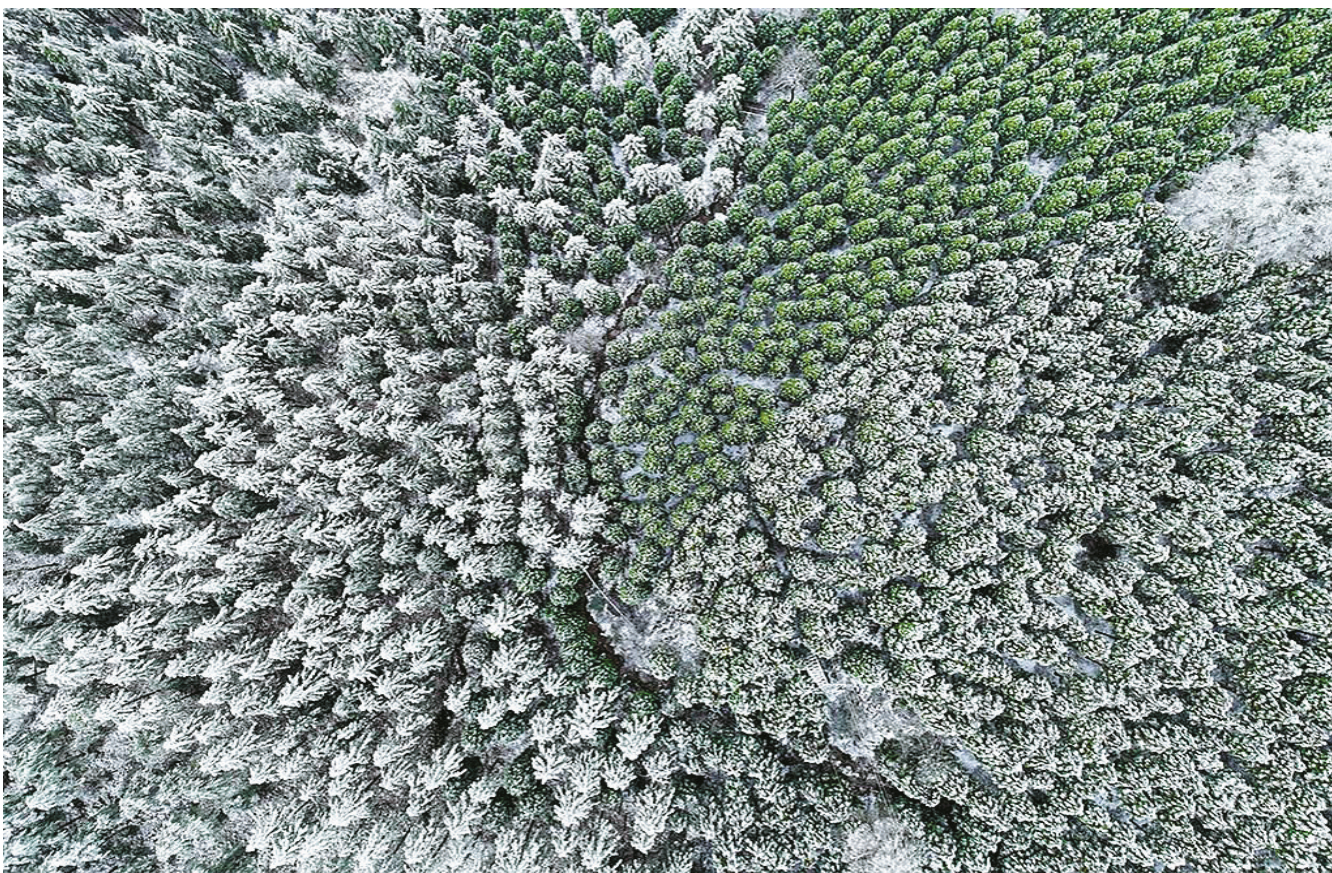
也有时，它们只在晚间下点儿细沫儿，故意不听趴在窗台上的孩子如何恳求，装作没看到他们冻得红彤彤的脸，更没听到他们因兴奋而呼出的热气，没瞥见他们因太晚而上下打架的眼皮，自顾自惬意下着，小心密匝，落在遥远的树尖儿上、墙角里、路灯旁。天黑得紫了，人们都回家了，孩子们怀着期待和梦想睡下了，雪便倾情地下。风雪感夜宁静，在寒冷的促成下，世界变成大舞台，只够雪肆意地挥洒着四季的乐章，春的蓬勃，夏的张狂，含情脉脉如秋，不时又露出冬的寒酷。都不重要，明早孩子们起来对着窗户的第一声惊呼“哇，好大的雪”才是雪们孜孜不倦想要的。于是，它们回赠孩子窗上的团团热气、朵朵手指头画成的花，还有扑闪扑闪雪般晶莹透亮的眼和纯白洁净的笑颜。

太忙，许久没了对雪的期盼，就算下雪，也少见去雪里疯跑打滚的人，人们在窗前、在空调房里、在朋友圈、在各种推送中对雪品头论足，雪，终究落寞。雪有自尊，甚至矜持，但又因孩子们而变得大气又慈悲。它见不得人们的雀跃，有时就下了。前年12月15日，四明山迎来了冬天的第一场雪，走上弯弯曲曲的山路，经过颌首低眉的竹林，绕着寒波漾漾的四明湖，在低低矮矮青砖黑瓦的老屋的注视下，站在高山上，才能俯瞰周边。雪海洁白，沁人心脾；柿林通红，光鲜夺目。柿子如声情并茂的词，在赤白的“信纸”上，连接、传递、呈现，是游子在想念宁波……

尝过色达的雪，看过仙乃日的千年积雪，也被贡嘎清晨的雪轻抚过脸，南迦巴瓦峰上的雪更让我肃然，盼望宁波能下一场雪，而我，恰好在你身边。



疑是林花昨夜开（徐渭明 摄）



云和积雪苍山晚（徐渭明 摄）

晒太阳

■陈孟尔

冬天的午后，阳光正好。闲来无事，可以慵懒地在阳台晒太阳。

想起小时候，农村的屋檐下，掇几把椅子，靠墙摆好，既可以避开风吹，又能够采到足够的阳光，泡上一壶茶，摆放上一些炒制的南瓜子、葵花子，还有难得一见的糕点，惬意的午后时光便成为常见的一幕。这个时候，农田的活已经结束，春耕还有些早，农村又少娱乐项目，晒太阳便成为最廉价又值得的活动。大家说些家长里短的话题，收成什么的老话题就一句带过了。如今，农村的房子也建得高大且舒适，倒也很少有这样聚在一起喝茶闲聊晒太阳的机会了。

煮一壶茶，准备一些小吃，弄一把躺椅，慵懒且舒适地度过一个暖和的下午。阳台隔绝了外面的世界，玻璃窗偶尔有些震荡，外面的风起劲地刮过，也丝毫不影响我在阳台的惬意生活。

捧一本书，看看别人虚构或真实的人生感悟，也是一番乐趣。从《悉达多》读到鲍勃·迪伦，从宗教哲学到音乐和文学，倒也能收获平常不太有时间去涉猎的书籍，同时又有不少感悟：从他人的经历中学习或者修习一种活法，同时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这是日常忙碌中所不能做到的。

偶尔抬头看看远山和近在咫尺的村庄，温习并不遥远的农村生活记忆。尽管城中村与真实的农村已经有了不少的差距，依然可以看到村里鸡犬相闻的日常。江南的山在冬天并不完全荒芜，大片的山坡依旧覆盖着绿色，只是冬天风大，不想着受冻去享受户外的清冷罢了。

眼前已经多了许多高楼。除了宾馆之类的建筑，绝大部分是高层的住宅楼，这也可以说是城市发展带来的成果，更多的人搬进了高楼，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便利和干净整洁的街道环境。

我在阳台摆放了几盆菊花，淡绿色的花已经开始凋谢，叶子也变得枯萎，手一碰就纷纷掉落。也许是到了时间，它们一样跟随季节的变迁，完成各自的生命周期。兰花由于护理不善，前段时间枯落了一些，幸亏及时补救，现在倒也绿意葱葱，只是叶片没有先前那么密集，变得疏朗了些。期待它能够像去年一样，过年前后开出芬芳的花朵来。

冬天的午后，窝在阳台晒太阳也是一种幸福，“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说的便是这个吧。

在桂林遇王正功劝驾诗

（外二首）

■方麒君

鄞县在我的版图是竹丝岚
我家到孔吞两三里
孔吞到竹丝岚四五里
于是，我理解鄞县人离我十里路内
但，我不曾照面
那位被遣东溪西的进士
直到在独秀峰读到夜宴即席的一首吟唱

我家到桂林两千八百多里云和月
像是飞机轰鸣与骤鸟的顿音
平行于元素周期表
但此刻很近，近到如同交警俯身查酒驾
测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酒精含量

六十八岁的知府，果然是醉了
我一阵眩晕，像是喝了竹丝岚的还魂酒
需要依赖漓江，畅饮清醒
或索性断片
就像当年赴宴的其中一名举人
怀抱祝福，暖而南宋的山高水长

冬眠的青蛙

我在冬天的山野挖到一只冬眠的青蛙
这活跃田间的活动家只有肚皮轻轻起伏
它沉浸在怎样的一个梦里啊
经再三拨弄，它微微睁开一只眼睛
很快又缓缓闭上了
犹如累了的婴儿
作为歌手，它的嗓子睡着了
作为水陆两栖运动员，它的双腿睡着了
作为除虫农技师，它的舌头睡着了
此情此景使我想到了人间的万籁俱寂
夜深人静。呵，沉睡着的生灵
没有争吵，没有攻击，没有阴谋
静静的，只有温馨的睡梦
以及大地肃穆的爱

雪天访友见白鹭飞掠

第一口是烫的，第五口是凉的
再续一杯咖啡，兄弟……
人生的见面次数，可能是定额的
我们路过各自的山河和庄园
在李白的沙洲孤飞如坠霜
偶尔在某个岔口相逢
两只黄鹂鸣于杜甫的翠柳
两只白鹭落于白居易的水边
青丝间，驳杂几根心事烧尽
以苦甜相间的尘世抑韵索取暖意
从酒到茶，我们或会一次次喝回去
当风烛残年，用白开水濯洗日记
却有旧伤痛在人间止不住纷乱
像此刻的雪，无非往事倾泻

又到芥菜飘香时

■黄黎震

新居的一楼小院，在冬日里竟然成了一片野趣盎然的芥菜园，这是生活馈赠的惊喜。起初，只见嫩绿的芥菜芽尖怯生生地探出头，在枯黄的草间闪烁着生命的灵动。我每日瞧着它们，满心欢喜，不舍得惊扰这份生机。直至它们蓬勃生长，叶片舒展，女儿说要吃“芥菜炒年糕”了，这催促声才让我回过神来，剪下一部分，又特意留了些让它们结籽，盼着来年的再次相逢。

宁波的冬日，清寒中透着静谧，而芥菜炒年糕，便是这清冷时光里的一抹温暖慰藉。那几天，厨房里总是弥漫着诱人的香气，隔三岔五，我便会做上一盘芥菜炒年糕。年糕软糯，芥菜鲜嫩，二者在热油与火候的催化下，交融出独特的风味。每一口，都是自然与烟火的对话，既有年糕的醇厚米香，又有芥菜的清新野味，口感丰富，滋味悠长，且营养丰富，仿佛将整个冬天的萧瑟都驱散了。

到了腊月廿三，祭灶的日子翩然而至，这是南方春节前传统习俗的华章。在宁波，祭灶时香甜的祭灶果是必不可缺的，那是对灶王爷的虔诚供奉，也饱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而“芥菜炒年糕，灶君菩萨要饒”这句老话，更为这个节日添了几分诙谐与亲切。想来，那一碗寻常人家的芥菜炒年糕，竟也能引得灶王爷垂涎，这普普通通物里，藏着的是生活的本真滋味。

思绪悠悠，也让我想起一些童年的往事来，我的童年是在余姚的小镇度过的。姑姑家后门出去走不到20米，有一片近二百平方米的

梨花林，是我记忆里的温柔乡。三月末四月初，梨花胜雪，风过花落，如梦似幻。岁末年初，林下齐刷刷地长出一大片嫩绿的芥菜，又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每至此时，村里的姑娘们便挎着篮子，带着对生活的期许来挑芥菜，我和表妹也蹦蹦跳跳地穿梭其中，笑声洒落一地。在那个朴素的年代，芥菜炒年糕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它以低廉的成本，喂饱了生活，也温暖了岁月，一句“灶君菩萨要饒”是百姓对生活的幽默调侃，也是苦中作乐的豁达写照。

芥菜，据说被食用的历史颇为久远，至少可追溯至西周时，《诗经》《尔雅》中均有关于芥菜的记载。在唐代，芥菜已成为迎春的必需品，人们在立春这一天吃芥菜馅的“春饼”等。宁波地区的人们凭借着对美食的敏锐感知，将本地特色的年糕与芥菜巧妙结合，创造出了芥菜炒年糕这道佳肴，最初它或许只是农家人在冬日里的质朴搭配，却因着两者的相得益彰，在民间渐渐流传开来。这也是生活智慧的结晶，是地域文化的鲜活符号。它静静穿梭于家庭的团聚、节日的欢闹，用味道勾勒出亲情的脉络，用香气萦绕着对故乡的眷恋。每一次品尝，都是与过往时光的重逢；每一次回味，都是对家乡深情的凝望。

如今，身处新居，望着小院里的芥菜，那一盘盘芥菜炒年糕，串联起往昔与当下，让我知晓，无论走多远，故乡的味道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牵绊，而这冬日里的芥菜炒年糕，便是我舌尖上的乡愁，岁岁年年，暖人心扉，长情相伴。

大寒

■童鸿杰

雪一停，乌云就散去了。太阳重新露出了笑脸。院子里银光闪闪。

地上的银光，是几根狗尾草，它们弯弯的脑袋，都竖起来了，像一支支银色的箭。我还看见家里的橘子树，叶子也比平时的尖，尖尖的头上，还停着圆溜溜的球，像小小的银丸。

屋檐下的银光，是一串串的冰凌，这些长长短短的家伙，有的很细，像我的手指，有的很粗，像我的胳膊。我举着扫帚柄，想把那些冰凌套下来。可是我的个子太矮了，总是够不上，好不容易套了一个，哗啦一下就掉在了地上。真懊恼。

水缸里，也有一片银光。那是一块厚厚的冰，像是一面银镜。要是能拿出来玩该多好啊，我心里想。正好银镜中间还插了一根竹竿，我就想把它拔起来，可是那镜子的力气真大，我怎么样都拔不过它。气得我捡起木棍，对着它一阵敲打，噼里啪啦，几个白点出现了，我的气好像也消了。

“你在干啥呢？”是母亲从菜园里回来了，我听到她的声音好像在打战。“这么冷的天，快进屋吧。一会儿再给你垫两副鞋垫。”

母亲的竹篮里，装着绿色的大青叶菜。咦？大青叶上，晶晶亮的，那是啥？我就拿起来看，原来是块冰啊，上面还印着一丝丝的图案，真漂亮。这么好看的冰是啥

味道呢？像夏天小店卖的棒冰，还是大锅里加了猪油渣的青菜。我一边看，一边美滋滋地想。

“这可不能吃，把牙齿给冻坏啦。”母亲一边说，一边把我拉进了灶间。那些银光闪闪的感觉不见了，我看见灶间的墙壁黑漆漆的，小板凳上的草垫子黄澄澄的，大灶里面的火红彤彤的，真耀眼。

可是，我的冰，在暖烘烘的屋子里要化掉啦。这可怎么办啊？我的嘴忍不住嘟了起来。

母亲没有说话。我看到她的眉毛闪了几下。然后，她把冰轻轻拿起来，走到了院子里。我赶紧跟了出去。

母亲把冰放在她每天洗衣服的石板上，摘下手指上的顶针，放在冰块的上。她弯下腰对着顶针吹啊吹，渐渐地，一个圆圆的小孔出现了。一会儿，小孔里面的冰就化掉了。母亲又找出一根麻绳，穿过小孔，打了一个结。“挂在外面，好不好啊？”

那一天，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挂在屋檐下的大青叶，不，是印着大青叶的冰，感觉自己的嘴巴和耳朵都连在一起了。那块不会消失的冰，真是一面银色的镜子啊。在镜子里，我看见灶间里的水壶冒着白白的烟。母亲坐小板凳上，给我缝鞋垫。缝着缝着，她把手放在了嘴边，哈了哈气。那双手，又红又肿，几个裂开的口子，像一枚枚红色的柳叶。

敲瓦片

■缪金星

时逢盛世，多有喜庆。逢年过节，同学朋友、邻舍隔壁间欢聚，或一茶一饭，或相约民宿旅游，叙旧话新，其乐悠哉。且彼此约定，费用采用平摊的方式，以图相处长久。这样的方式，现在时兴叫作“AA制”，我们当地老话又叫“敲瓦片”。有人说“敲瓦片”并非宁波话特有，舟山等地也有类似说法，但终究起源于苏浙沿海一带。倒是我曾纳闷，俯首可拾、松脆易碎的半片瓦，怎么就成了平摊费用的代称？近来回想起父亲以前说起内河航船过江入海的旧事，答案或许出在此处了。

江南之地，江河渡口多筑堰。堰专指那种在内河上能够蓄水排水的小型水利工程，其作用等同于水坝，但比水坝低矮，字义上解释是“让水结束流淌，停下来休息的土坝”。沿海地区筑堰，不但兼有蓄水灌溉和排涝的功能，还能阻挡海水潮汐倒灌内河，起到保护农田的作用。宁波当地至今保留着很多带堰的地名，如澄浪堰、压赛堰、倪家堰等。有点名气的还有始建于唐朝的它山堰，位于甬城西南鄞江镇，是樟溪的出口处，很早就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沿海为了防止海潮倒灌而筑堰建坝，但也由此带来航运不便，船只由内河而通江入海多了一道过堰越坝的“坎”。先人很早就有了用设置船闸道口解决这个问题。船身进入闸口轨道，束以粗绳，套在闸道两边的木柱上，柱下是个木轮，数十个壮汉利用滑轮省力原理，轮番牵拉转轮，缓缓将船拉过低坝。

这样的情形，小时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只是原来由人力牵引的船闸改为机器替代，伴随着“突、突、突……”的马达轰鸣声，偌大的航船十几分钟就过坝了。倒是现在轮船越造越大，怕是连机器钢索都难以牵动了，多半改为由储水的闸渠通航，也就是通过调节闸渠内的水位，上游泄水而到低位，下游注水而就高位，达到通航的目的。这是后话了。

父亲说，堰口过船费用是按来回计付的，有去有返，下次回来，还从这里经过，通常船主要一次性付清费用，纤夫就打碎一块瓦片，双方各执其半作为凭证，回来时瓦片吻合即可过船，很是默契。用半块瓦片过坝的“风情”延续了几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曾连载近现代国学大师胡朴安《明州游记》，其中他所租用的游船从三江口进入江东内河时，有一段过堰的描写：“宁波之水，涨自海潮，其味颇咸，御以坝，便咸水不能越坝而入，故坝内之水悉淡，惟船行至此，须有过坝之举。”既过，“索钱千余，为过坝之费，与之钱，交舟子一瓦片，为回时过坝之凭证。合则真，不合则假。此真上古合符之遗风矣”。胡先生是把这半块瓦片的作用，联想到古时候调兵遣将的虎符了。

再是我们当地凑份子“敲瓦片”的老话，大概就是每人掏出一块碎片，凑成全瓦的意思。这样的词义延伸在民间还有很多实例，至于有人说宁波人“敲瓦片”缘由以前小孩子玩“过家家”办酒席的游戏，用瓦砾当作碗盘，在上面摆放些泥汤圆、野果树枝当作点心菜肴，煞有其事，大人们便借用了小孩子的游戏“排场”，将平日小聚，费用平摊叫作“敲瓦片”。这样的溯源也很有趣，至于孰是孰非，听过开心便罢。

笔谭

刊头书法：方向前